

毛

詩

後

箋

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

績溪胡培翬撰

君姓胡氏諱承琪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標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卽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卽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

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

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一曰冒濫空禁各省司庫支發錢糧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書吏外而授意州縣內而慫恿本官將不應借支之款冒支濫借此在領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數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復問其合空至于動項興修工程多有署印人員輒行支借離任後歸款無期則雖應放而仍與浮冒無異一曰抑勒空禁州縣交代例限禁嚴一切鋪墊衣服器皿等項均

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議單欠票虛開實抵者在新任之員豈肯甘心承受自詒伊戚總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擔承一曰糜費空省各省攤捐津貼名目縱爲辦公豈盡必不可省聞州縣所解各上司衙門飯食季規等銀逐歲增加而無益之費如邸報一事州縣多出己貲取閱抄報而各省又有刻報一分聞安徽省此項費用每年通派各屬竟及萬金竊思刻報卽不可少亦何須捐費如此之多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調空悞部選人員多係初任或尚能謹守筭籍前任有虧不敢輕易接受惟佐雜題升及調補兼缺二者其中固不無結實可

靠之員然每多久歷仕途習成狡滑於升調之時或謂擔承之力以自見己長或託彌補之名以巧合上意上司不加體察輒易受其欺朦在題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復顧後而瞻前在調補者遷就一時轉因原任之有虧希圖挪彼以掩此究之擔承彌補皆屬空名不過剗肉補瘡甚且變本加厲其言深切著明又如奏漕船積弊謂舵工水手習教斂錢糾結黨與江蘇浙江等幫最甚恐釀成事端後數年果有浙江漕船滋事重案足見君於天下利弊訪求者熟也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廩東城皆獎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

道莅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卽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置於法旋奉

旨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回籍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輿遼闊民多犢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威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慎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卽以械鬪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舉業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

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
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
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
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
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真作義證其言曰小爾雅
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
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
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
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
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

爾雅之寇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舄之解公孫之偶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卽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并僞之而酈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又取戴氏震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戴本書嘉慶甲戌培輩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

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羣曰
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笥
累重難攜獨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
今文疏義其言曰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出於高堂
生所傳所謂古文者則前漢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
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
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今文古文各有
一字兩作者如臆爲今文猷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臆或作
植縲爲古文瑑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縲或作藻且有不
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典籍流

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
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旨取其略例蓋有數端有
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甄不從麻從盟不從浣之
類是也有卽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脰
不從啗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
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
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
飲鄉射特牲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
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又
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

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同時長洲陳奂亦治毛詩君數與書講論奂著書惟毛之從君尚有別擇然亦從毛者多嘗與培鞞書曰承琪後箋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
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

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
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
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義卽用以述
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
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
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譏
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
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
謂多露之能濡己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

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暢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拙著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

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又與魏源書曰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宐舍傳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此君後箋之大旨也揆業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與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聯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

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翰先頻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間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

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卽成工

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憔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過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愼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耽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於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旨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閒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

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卮言李氏毛詩紬義徵引略備凡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註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于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

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于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求序于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而辨白黑余旣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觀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

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曩旻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於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閩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旻亦時出已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類招旻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真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

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
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
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
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簀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
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吳因令嗣之請不辭謫
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
詎無續貂之誚時

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奐謹記顛末云

毛詩後箋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鄘

卷五

衛

卷六

王

卷七

鄭

卷八

齊

卷九

魏

卷十

唐

卷十一

秦

卷十二

陳

卷十三

鄧

卷十四

曹

卷十五

豳

卷十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八

鴻雁之什

卷十九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甫田之什

卷二十二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蕩之什

卷二十六

頌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那之什

毛詩後箋卷一

涇 胡承珙

國風

周南召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箋云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正義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

迹周之追證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王王季蘇頌
濱詩傳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
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
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
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
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
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李迂仲毛詩集解曰周召
之分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
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
南召公所屬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范逸齋詩補傳曰

自周公制禮作樂卽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

此以南非詩二

南范氏說誤辨見後

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

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語豈非周公舊典歟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深淺者未爲通論也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明教之實邶鄘衛皆衛詩而繫以邶鄘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承琪案周公

召公本以采邑得名是地名在先爵名在後儀禮周公所作已有周南召南則當時編詩入樂自以所得之地爲名必非別以二公之爵序云繫之周公繫之召公者乃作序者推衍之意後儒泥於此言駁之者謂二南皆文王之化於周召二公無與且以序說爲謬信序者則謂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與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主同義皆由不知以地分周召者乃編詩者之法以人分周召者乃序詩者之意固各不相涉者也六經輿論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

閒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鄉樂燕樂射樂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此解最爲通達至序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騶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故先王之所以教箋本言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及文選注有之且標有梅野有舛騶虞序皆言文王之化亦可見先王不專指大王王季然則王者諸侯又何容過爲區別乎

王雪山詩總聞曰周召分陝世以爲司馬氏之創說不知其來已久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采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衛武公繼治西偏東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召之任也度其時在遷洛之後此官猶存其宮亦有大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可謂重矣此事甚明而後有聖賢深淺之別后妃尊卑之差皆強爲辭也承琪案王氏以二南但采於周召之地不信詩序自北而南之說然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沔則序說究屬可據王氏夫之詩稗疏曰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詩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

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南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無考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系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瀟水入焉又東別爲沱入江過都安縣今瀟水自龍安府

毛詩後箋

卷一

四

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沱者

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

嘉今

江陵南之地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

王未有天下侯國本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

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顧古湫虞東學詩曰史記大

史公畱滯周南摯虞言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爲豫州其南

爲荊州漢廣采之荊汝墳采之豫則周南之地界畫然矣

若召南自陝而西朱子嘗疑雍州地狹未免不均竊考周

官職方氏雍州實兼梁地惟自雍及梁故得稱南類考謂

江沱之間卽梁山之界蓋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而

言其說可信至於爲汜爲清則自蜀至楚江行數千里在在有之不必專屬夏口故二南之地當以通志爲定論也至於南本樂名毛鄭皆云自北而南諸儒力詆其說愚謂樂之爲南正以風化之被於南方而得名不獨漢廣汝墳江沱諸作義炳事白餘若南有樛木陟彼南山南湖之濱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所指方名無有及於他者不坦然衆著乎案以上二說發明序自北而南之說甚諦考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以此原爲界此詩稗疏以陝州爲中線之說所本也水經江水注引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此亦謂自北

而南與毛序合惟鄭注又引逸周書云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均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因分爲二南國也此則近於附會二南篇末取數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國十四篇此等篇目皆毛公之舊必漢以前師承古義曰之國者明非一國之辭所采之國既衆而其詩之篇數或不能國各爲編故以其皆屬文王風化所及而爲分陝之所統遂以周召繫之若僅南氏二臣之國而冒之以周召於義不可通矣

程泰之考古編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籥者南籥二南之

簫也箛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箛爲文樂矣不勝傳習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旣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叙載四夷之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爲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

也承琪案程說一往謬誤其謂詩篇無風名古有二南無國風毛而河既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及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正之其又謂詩之雅南左傳之南籥皆二南則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繆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

所采詩或得於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尙不得與二雅竝列於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氏之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程大昌特見蘇氏釋鼓鐘篇故生此說耳以上諸說皆足破考古編之謬今考呂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此實爲蘇氏詩傳程氏詩論之所本然高注呂覽以南音爲南方國風之音以周南召南謂取南音以爲樂歌義本可通程氏乃謂有南無風據左傳季札

觀樂歌十五國而不言風而左傳明言風有采繫采蘋則
又以爲出於臆說眞自相矛盾總之南以地言者乃采詩
時編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樂時編部之名也二者不
同而亦不相悖諸儒混爲一解而又牽引南夷之樂以爲
二南則尤誤矣

周南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傳箋皆未明言后妃爲大姒君子
爲文王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
者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

得淑女以其理內治

此語尚沿箋疏之誤辨見後

所謂憂樂皆設言其

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二說頗爲近之惠研谿詩說曰小
序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
始以爲太姒耳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大姒而周公繇之
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戴東原詩
經補注曰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
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所以正內德慎
婚姻之際關雎之言夫婦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歌之
燕饗俾聞其樂章知君臣夫婦之正焉非指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

韓氏怡讀詩傳謬曰案君子在上之通稱序但言后妃則爲文爲武未可知也思齊稱大姒雖稱文

毛詩後箋

卷一

八

母竝無后妃之目惟大戴禮保傳篇曰周后妃任
成王子身據此則不得定以爲文王之后妃審矣朱子詩
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
詩於是疑難叢起崔銑云大姒未至文王不應先畜妾媵
誰與探其寤寐閒事而形容之或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元
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之得與
否亦何與於王季宮人之憂樂也金仁山則謂諸書言文
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
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故許白雲詩集
傳名物鈔云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
爲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

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
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文王九
十七歲而終武王卽位十三年滅商非上冒文王之年旣
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
而生武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大姒之年少
爾鄒忠允據續女維莘之文疑大姒爲文王繼娶于莘錢
飲光田閒詩學用其說且據周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
年當以四十七卽位史記載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
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武王以六十歲克

商在侯位已十三年則武王以四十八卽位克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殷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若以大姒爲文王之始配以古者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例準之當文王生武王時大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又有子八人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纘纘如許意必文王續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頌之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承珙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此蓋三家詩說然則以文王娶大妣爲在卽位之後漢人已有此說矣但必據是以證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則可不必耳

關關雎鳩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毛訓本之爾雅左傳雎鳩氏司馬也杜注卽用毛傳云鷺

釋文本亦作摯

而有別故

爲司馬主法制其他則陸璣以爲如鴟郭璞以爲雕類楊雄許慎以爲白鷺而白鷺亦復似鷺是則雎鳩爲雕鷃之類已無疑義自鄭夾漈有鷺類之說朱子從之云江淮閒有此則馮嗣宗六家詩名物疏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未可從餘如詩總聞以爲鳩鳩風

土記疑爲蒼鷖馮元敏謂狀似鷺鷥方以智通雅定爲屬
玉郝氏以爲布穀錢氏詩詁以爲杜鵑無稽之言皆可無
庸置辨

史記孔子世家正義曰王雉金口鷖也案鷖當爲鷖之誤御覽九百二十六引蒼頡解詁鷖金喙鳥

也

毛傳鷖鷖而有別鄭箋申之曰鷖之言至也雌雄情意至
然而有別此最得傳意蓋鷖與至聲近義同說文鷖至也
讀若鷖爾雅鷖臻也郭注云鷖臻皆至是也鷖與有別自
是兩義若以爲猛鷖之鷖則淮南子曰猛獸不羣鷖鳥不
雙言鷖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矣惟其雌雄情意肫至
而又能有別故傳以興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

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楊雄羽獵賦云王
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嘒嘒昆鳴張衡思元賦云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
頸頡頏關關嚶嚶此所謂雌雄情意至者也淮南泰族訓
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
乘作
乖誤列女傳魏曲沃負曰夫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處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此卽所謂有
別者也歐陽本義疑於摯爲猛鷲且謂雌雄皆有情意孰
知雎鳩之情獨至其說固矣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以詩之淑女卽爲后妃毛詩稽古編曰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承琪案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逮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黃氏元吉詩經遵義曰毛傳文氣緊接而下是字卽指后妃孔疏必強毛以同鄭實失毛旨田閒詩學謂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者得之歐陽氏詩本義云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雌雄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謂毛鄭皆云詩所斥淑女

者非后妃則不然鄭箋乃以迷爲仇謂淑女爲三夫人以下耳正義援箋合傳曲爲附會非果傳意云然也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云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其下云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允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條皆與毛義合不獨匡衡也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毛旣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窈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

增入深宮字以窈窕爲居處而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楚辭子慕予兮善窈窕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劉酺傳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王莽傳有窈窕之容後漢書班固傳窈窕繁華更盛迭貴邊讓傳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張超誚青衣賦但願周公配以窈窕凡此皆不以窈窕爲居處至疊字形容語本無庸字別爲義方言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亦非是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訓本爾雅今爾雅作仇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孫炎注云相求之匹是孫所見本作逑衆經

音義引李巡注云仇讎怨之匹是李所見本又作仇可見爾雅古有兩本述仇異字以述爲仇之假借如左傳怨耦曰仇而說文述下云怨匹曰述亦以述爲仇之假借也據釋文毛傳作述又別有作仇之本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書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琴賦嵇康贈秀才從軍詩注皆引毛詩曰君子好仇知毛詩之不作述承瑛案後漢書皇后紀論詩美好述章懷注引詩君子好述竝引毛傳爲君子好匹可見毛傳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以作仇者爲毛氏舊文也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下引詩云

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字之誤也仇匹也此鄭所用蓋三家詩訓其以仇爲匹正與毛同至箋詩時乃易其說耳陸聚緱陸堂詩學曰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
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承琪謂孟子言大王之時內無怨女而周南之君子乃不免有衆妾之怨者此義豈可爲訓

陳氏稽古編曰此詩首章傳初視之意竟似目淑女爲后妃矣及觀次章傳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其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

之文義不協矣承琪案陳意蓋以後二章爲賦言后妃供
苕菜淑女助而求之其實不然二南爲房中之樂故美后
妃有關雎之德爲窈窕之淑女宜配君子其下求之友之
樂之卽指此淑女而言呂東萊讀詩記曰首章以雎鳩發
興後二章皆以苕菜發興此說是也后妃卽淑女有其苕
菜之職故因苕菜之可流以興淑女之可求下文采謂采
取芼謂擇取古者昏禮納采卽謂納其采擇之禮以此託
興意味深長若以其苕菜爲直賦其事意義淺矣毛於首
章標明興體故次章略之全詩例皆如此范氏詩補傳嚴
氏華谷詩緝皆以苕菜爲賦誤矣

手言卷三 第一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莊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郭
注云服者思存之謂也或疑思服相連服亦爲思於義重
複承琪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服念連文
不嫌複也

輾轉反側正義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反側旣爲一則輾
轉亦爲一俱爲臥而不周又歷引澤陂之輾轉伏枕何人
斯箋之以輾轉釋反側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大同小
異承琪謂古人名側多字反左傳楚公子側字子反宣十
二年魯孟之側字反哀十
年亦足證反側之無二義朱傳析四字
各爲一義而語無所本故不可從

琴瑟友之傳宐以琴瑟友樂之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宐有
鐘鼓之樂孫毓述毛見正義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
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
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
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承珙案序云后妃之德傳云德盛
正與序相應則所謂友之樂之者非卽指后妃而何毛義
本自直截孫毓述之更爲明白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芼搯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
曰搯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孫炎之訓卽本毛公某氏
郭璞似別爲說而義實相因說文芼艸覆蔓从艸毛聲詩

曰左右芼之蓋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類惟其覆地蔓延故須拔之而擇之義相成也玉篇覲擇也引詩左右覲之始三家字異歟朱傳從董氏追以芼爲熟而薦之而上章釋左右爲無方故稽古編云左右訓爲無方則於芼義難通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承琪案若從毛傳訓芼爲擇則左右芼之與左右流之同義亦可訓爲無方毛雖不釋左右字然傳意本以淑女卽后妃則左右不必如鄭箋佐助之義也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注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

誦以事其君子疏云若用鐘磬當云有房中之奏樂今直云有房中之樂明彼本無鐘磬也若然磬師云教綬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房中樂得有鐘磬者彼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鐘磬也陳氏禮書曰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謂祭祀有鐘磬燕無鐘磬此不可考隋書音樂志牛宏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

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尙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
磬宏等採肅統以取正焉大業中柳顧言又增房內樂益
其鐘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皇后弦歌諷誦而事君子
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
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
雅正旣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
云燕樂之鐘磬鄭元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
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承珙案房
中樂用鐘磬諸儒祇據磬師不知周禮笙師凡祭祀饗食
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夫此言燕樂別於祭祀饗會則是用之房中及燕矣使無鐘磬何爲其其鐘笙之樂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也隋志稱侯苞孫毓蓋毛韓二家詩說牛宏不用而取陳統之說誤矣又漢書禮樂志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其原出於周房中樂而安世房中歌首章卽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亦可爲房中樂有鐘鼓之證

關雎爲風之始而後人云三家以爲刺詩者大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楊子雲曰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此於三家之說不知何屬他如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

作注家皆以爲魯詩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皆引薛君韓
詩章句云大人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
時惟齊詩未詳其說漢書儒林傳匡衡受齊詩於后蒼衡
傳上疏云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云
云此蓋齊詩之說正與毛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云云合
至魯韓二家以爲刺時者必皆係傳詩者之說陸堂詩學
曰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後之爲魯詩說
者恐非申公之舊此語可謂破的韓詩外傳云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命也又云關雎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則三家詩於開章大義無不同於毛氏

林父軒云毛公趙人

未必不出於韓詩

特數經傳受之後或不免所聞異辭耳劉向習

魯詩列女傳亦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論語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總之刺時之說薛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夫曰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

傳二十一年

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杜預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衛洲三家詩拾遺曰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而范蔚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君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正同

葛覃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呂記則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

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
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嚴緝略同李氏集解又
祖楊龜山張橫渠之說以在父母家爲歸甯之時言后妃
歸甯志猶在於女功之事承珙案諸儒之說皆有難通孔
疏以后妃之本爲本性貞專則與關雎序所云德者無異
不當又別爲后妃之本若謂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則禮
有后夫人親桑不聞采葛至於既嫁歸甯更不當有采葛
之事竊意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溯后妃在父母家勤於
女工之事卽內則所謂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
以其衣服者末章言尊敬師傅教以適人之道躬習勤儉

服澣濯之衣如此則于歸之後和於室人而當於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卽小雅所謂無父母遺懼也蓋勤儉自是后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務而要皆推本於在父母家服習煩辱婉婉聽從乃能嫁而正夫婦之道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詩之說并傳箋皆一以貫之矣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此本爾雅釋言

正義失引

釋詁又云延長

也

方言同

生民實覃實訐傳云覃長也此葛覃之覃毛又訓

爲延者當從延長之義謂葛引蔓延長

羅願爾雅異云葛蔓牽其首以至根

可二步

非延易之延下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乃延易之義

大雅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相延易

廣雅施敷也施與弛同敷與易同雖引蔓之長至於延易

義本相成然詩以覃與施相承言之文義自當有別箋云

葛延蔓於谷中延蔓專釋施字非牽用傳文覃延也

黃鳥于飛段懋堂說文注曰毛傳黃鳥搏搏音博非徒端反黍也

不云卽倉庚倉庚下亦不云卽黃鳥然則黃鳥非倉庚又

鄭箋稱黃鳥宜食粟又云縣蠻小鳥貌承琪案二條皆傳文非箋語顯

非倉庚蓋今之黃雀也似雀而色純黃戰國策云俛噉白

粒仰棲茂樹詩所謂黃鳥也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云倉

庚商庚又云鷩黃楚雀又云倉庚鷩黃也說文離下云離

黃倉庚也鳴則蠶生雜下云雜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皆謂今之黃鸝爾雅又有皇黃鳥則當別爲一鳥舍人注但云皇名黃鳥郭璞乃云俗呼黃離畱亦名搏黍則誤合爲一然其誤實始於方言謂鸞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鸞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陸璣疏因之今案小雅黃鳥云啄粟啄梁啄黍似當主謂黃雀古樂府所謂野田有黃雀者是若黃鸝不聞其食黍粟也秦風交交黃鳥傳亦云交交小貌鳥之黃而小者惟黃雀陸疏云鷦鷯似黃雀而小桃蟲微小于黃雀皆足見黃雀之小若黃鸝則格物總論云大勝鷽鷽不得

爲甚小也且小雅云集于穀集于桑集于栩及秦風之止于棘止于楚皆灌木也傳謂止于棘爲黃鳥往來得所今之黃雀愛集叢木若黃鸝則多集於喬木亦與止棘集灌木之義不合不得因小雅有倉庚喈喈與此詩其鳴喈喈音同而合爲一也又案孫奕示兒編已有此說謂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小大殊但以葛覃凱風之黃鳥爲黃鸝秦風小雅之黃鳥爲黃雀則非是其云毛氏陸氏所謂搏黍亦當是黃雀黍熟於七八月之間無復有鸝矣此說極通陳氏稽古編反謂其妄誤矣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案廣雅釋訓云莫莫茂也文

選蜀都賦稷稻莫莫劉注亦云茂也是莫莫本爲茂盛之貌與萋萋同傳以上文萋萋已訓茂盛義可類推而此章下文有是刈是穫故以莫莫爲成就之貌正義云葛旣成就已可采用是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云莫莫施貌草之茂盛者乃能延蔓于木故但言施貌而茂盛可知傳義各有攸當不得謂其緣辭生訓也

服之無斃禮記緇衣引葛覃曰服之無射斃作射郭璞注

爾雅王逸注楚辭引皆作射

段懋堂曰斃本字射同部假借

承琪案鄭緇

衣注云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此箋則用爾雅訓服爲整謂整治此葛以爲絺綌蓋以言歸

之文尙在下章則此服之不得云服其君子耳傳引國語
王后織元紵至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者亦謂婦人無貴賤
皆有衣其夫之責故在父母家卽當豫習女功煩辱之事
傳箋義蓋相足也

歸甯父母傳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惠氏詩說謂
古無歸甯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懋堂曰父母在以下
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甯安也毛意同草蟲箋所云甯父
母說文女部晏安也从女从日詩曰以晏父母今毛詩無
此蓋歸甯父母之異文也尋詩上文言告言歸歸謂嫁也
方嫁不當遽圖歸甯則此歸字作以字爲善謂可用以安

父母之心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衝衝然葛覃害澣害否二句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則能甯父母心二箋義互相足也承琪案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甯父兄也此亦第以歸甯爲無父母遺懼之意至歸甯之禮正義歷引左傳卷服傳等證據明白固不得謂爲非禮曲禮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尤有明文詩之泉水載馳竹竿雖皆思歸不得然使父母在而亦不當歸甯則其思爲非禮矣故泉水序及箋皆據左傳說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

夫甯於兄弟此古禮也惟此序云可以歸安父母則似謂
既嫁而可以安父母之心故箋云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但父母在以下九字段以爲後人所增不如陳碩甫云此
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公傳文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
子釋害瀚害否句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釋歸甯父母句
泉水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兩箋義正同耳承琪
又案說文晏下所引或三家詩此序及箋既皆以歸安連
文則毛詩字仍當作歸甯未必作以晏也

卷耳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后妃於君子

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采卷耳者欲求盈筐心不在故無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實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呂記曰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婦人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郝仲輿曰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然則

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効箴故謂之志而已承琪案三說皆得詩旨朱子初解從序見呂記後作集傳乃以爲大姒懷文王之詩則懿筐非后妃所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至於登山極目縱酒遣懷尤爲礙不於倫近儒辨之當矣

郝氏曰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遺勞使臣王者所以享諸臣於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於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從出也承琪案成九年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命公享之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是春秋時臣下出使而還其君猶有享燕之禮周禮

酒正漿人有其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世婦掌大賓客之饗會疏謂賓客饗會王后有助王禮賓之法然則周南盛時恩明諛美於命將遣戍之際燕饗慰勞作爲詩篇以詠歌其勤苦者安知后妃不與有助耶晉束皙讀書賦曰讀卷耳則忠臣喜讀蓼莪則孝子悲所謂喜者卽鹿鳴序云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

淮南子俶眞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承琪案此蓋謂亂世之臣險阻憂危而不見體恤故因卷耳之詩而思慕古之賢人真之列

位各得其所義正與序相應晁說之謂魯詩以卷耳爲康王時詩亦必當時有慕古而賦其詩者如關雎作諷之類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荀子解蔽篇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頃則不精貳則疑惑楊倞注云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此用箋義也高誘注淮南俶真訓云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此
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二句意當亦本之毛公蓋
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
之者苟有貳心尙不能滿況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
寘之乎如是乃得爲因物託喻諷其君子歐陽本義謂不
盈頃筐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又謂
毛鄭之說首章言后妃欲君子求賢置之列位故憂思至
深而忘其手有所采此誤以鄭義爲毛義夫必謂憂在進
賢而忘其采采則是賦而非興矣

爾雅卷耳苓耳也郭注引廣雅云臬耳也亦云胡臬江東

呼爲常泉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葍耳蒼耳後之說詩及
注本草者無不以卷耳爲蒼耳惟鄭夾深云詩言采采卷
耳者以其可茹也卽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
藥不可食馮氏名物疏駁之曰陶隱居云蒼耳名常思菜
僖人皆食之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菜爲卷耳又未知
何據也承琪案杜子美驅豎子摘蒼耳詩云蓬莠獨不焦
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又云放筐亭午際
洗剝相縈密登牀半生熟下箸還小益加點瓜薤閒依稀
橘奴跡是亦以卷耳爲蒼耳蓋唐時猶以充蔬食者明周
憲王救荒本草亦云蒼耳嫩苗及子皆可食此皆得諸身

試目驗者知夾漈之說非矣

詩正義引陸疏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郭注爾雅或曰苓耳如鼠耳叢生如盤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而以郭言叢生者爲尤得之承珙案郭所引或說是別一物故徐鍇說文繫傳於苓字下引郭注叢生如盤以爲齒屬生朽潤木根者其非蒼耳明甚朱傳云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則合郭氏二說爲一誤矣

朱子詩序辨說云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所宜施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

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承琪案此詩我字毛傳不明所指鄭箋於我馬之我云我使臣也於我姑之我云我君也詳序言后妃志在輔佐君子則首章嗟我懷人之我卽是我其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寅之列位則毛意以首章之我爲我君子明矣下三章我字則以鄭箋所分爲是凡詩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他人言我者一篇之中不妨竝見如出車勞還率之詩首章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三章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箋云此我我戎役也五章旣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以君子斥南仲謂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來而喜

是此我又我諸侯一詩之中我字各有所指可無疑於卷耳之我前後異解矣朱長孺詩經通義曰序云后妃之志最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意觀兔置茅苴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而後爲其志此說是也朱傳惟泥於諸我字皆爲后妃自我故致乘馬攜僕以文害辭焦氏易林師之臨云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蓋從來說詩者未有以我馬我僕屬之后妃者

寅彼周行傳寅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詩

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嚴緝云此
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實自不安矣大東行
彼周行又爲發幣於列位其義尤迂承琪案毛於大東之
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當以周行爲道路鹿鳴周
行毛訓至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
一概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
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祖孫炎
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祖與爾雅正
反者或傳寫誤也說文岨石戴土也段注云爾雅毛傳二

毛詩後箋

卷一

天

文互異而義則一戴者增益也釋山謂用石戴於土上毛謂土而戴之以石釋山謂用土戴於石上毛謂石而戴之以土以絲衣戴弁例之則毛之立文爲善矣石在上則高不平故曰崔嵬土在上則雨水沮洳故曰岵許於嵬下同毛此岵下亦同毛也詩爾雅作岵承琪案段說是也戴亦有覆義小爾雅戴蓋燕裳冒覆也西都賦上反宇以蓋戴方言燕覆也又云燕戴也此則傳文雅義本自可通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說惟玉篇岵岵二字竝載岵訓用毛岵訓用雅當以義可兩存不得謂傳寫之誤也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說文攴部笊秦人市買多得爲

𠂔从乃从攴攴益至也詩曰我𠂔酌彼金罍段氏注曰今毛詩作姑酌傳曰姑且也許所據者毛詩古本今作姑者後人以今字易之𠂔者姑之假借字如尙書古文無有作攷黎民俎飢攷俎者好阻之假借字承瑛案此說非也姑者𠂔之假借字凡姑且字正當作𠂔蓋姑且者少略之辭𠂔義本訓多得反之則爲少略如香爲臭亂爲治之類或作姑作嫗廣雅嫗且也皆假借字說文所引疑三家詩有作𠂔者毛詩本多假借未必後易以姑字也

五經異義引毛詩說金罍酒器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說文木部楓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此

正用毛詩說至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與毛詩說人君黃金罍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非是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云觥罰爵也詩言兕觥有四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於卷耳桑扈皆云罰爵絲衣箋云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亦謂至旅酬時設罰爵承琪案韓詩說酒器有五曰爵曰觚曰解曰角曰散五者自爵外多不見於詩而獨言觥者四毛於桑扈絲衣無傳但

彼文皆以兕觥之斛對旨酒之柔言之故說詩者皆謂以剛制柔所以救酒之失則以爲罰爵義自可通七月傳云觥所以誓衆也此因響爲鄉人飲酒而正齒位故云誓衆亦可兼有罰義若卷耳疊觥竝陳自不必指言罰爵故傳祇言角爵也箋一概以罰義釋之非矣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段氏詩小學曰此謂吁卽忤之假借說文忤惡也何人斯都人士吁同此承琪案段說是也爾雅釋詁吁憂也郭注引詩云何吁矣邢疏以爲卷耳及都人士文是卷耳之吁亦本作吁爾雅釋文吁本作忤是忤爲正字毛詩爾雅作吁者借字鄭箋於何人斯都人士吁

言部卷一
皆訓病而毛於彼二詩無傳始皆蒙此傳訓憂故不復釋
歟

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云馬融韓詩本竝作杻說
文以杻爲木高承珙案馬融習魯詩者疑魯詩本作杻與
韓同也詳二家詩意蓋謂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蔓延猶
后妃至貴而衆妾得以上附耳然不如毛用爾雅下曲之
訓於逮下義爲尤切說文木部杻高木也又有樛字云下
句曰樛陸德明但引杻而不及樛疏矣

葛藟蒙之朱傳以藟爲葛屬何氏古義曰易詩左傳皆以

葛藟連言知藟卽是葛承珙案詩正義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此語甚諦蓋藟本藤生與葛相類郭注爾雅諸慮山藥云今江東呼藥爲藤似葛而粗大惟其似葛故經傳多以葛藟連言詩凡七言葛藟鄭此箋云葛也藟也則是分爲二物若陸疏云藟一名巨茨似燕薹亦連蔓生葉艾白色其子亦可食則并不似葛矣說文葛絺綌艸也蔓葛屬也若藟則但云艸也不與葛蔓相廁其非葛屬明甚至說文木部有藥而獨於艸部之藟引詩莫莫葛藟是以詩之藟爲艸而爾雅釋草無藟惟入於釋木者陳氏稽古編謂藤生之物草木俱可通者得之惟是草木藤生者甚多在

當時必有一種藤專得藟名後人混之玉篇云今總呼草蔓延如藟者爲藤猶蔓本葛屬專爲草名而後人凡草木蔓延者皆謂之蔓矣

樂只君子傳箋於只字無訓正義據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嚴緝云只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此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陳氏稽古編云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气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承琪案小雅采菽樂只君子鄭箋亦訓只爲是只又與旨通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菽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二十四年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皆訓旨爲美一

則云諸侯有樂美之德一則云君子樂美其道此蓋見傳
文作旨緣辭生訓耳今案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竝無美訓又昭十三年傳引詩樂
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
以樂旨爲樂不兼美義其字作旨者乃只之假借隸釋載
衡方碑
樂旨君子
亦作旨王氏詩稗疏云凡樂只皆應作樂旨樂其有美
德不爲虛譽非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綏安也嚴緝以爲視履考祥之履動罔
不吉謂之福履承琪案爾雅釋詁履福也釋言又云履祿

也王弼注易履上九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然則履訓福
又訓祿者卽以爲動履之善能致福祿義自可通郭注爾
雅履祿也引詩福履將之蓋是取證毛傳而於履福也又
引詩福履綏之則以履旣訓祿而祿又訓福釋詁說文並
云祿福也
故履亦可訓福此六書所謂轉注也但此詩福履連文自
當用釋言訓履爲祿耳

葛藟荒之福履將之傳荒奄也將大也皆用爾雅承珙案
爾雅蒙荒同訓奄是荒亦有蒙密之義慙大記振容齋說
荒注云荒蒙也

文荒一曰草掩

今本作
淹誤

地也掩與奄同三章葛藟榮之傳

云榮旋也說文作榮云草旋兒引詩葛藟榮之蓋亦用毛

傳爲訓李迂仲曰詩辭重複亦有先後之序若此詩則不可爲先後之序今案之詩義亦自有淺深次第葛藟始生延蔓漸長蒙密愈久則更盤結此壘之荒之榮之相次之序也君子之福祿始而安吉繼而盛大終而成就此綏之將之成之相次之序也鄭箋於次章云此章申殷勤之意而卷耳三章箋亦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歐陽本義乃謂凡詩如此者甚多何獨於此見殷勤之意誤矣

蠡斯

序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歐陽本義云螽斯微蟲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朱克升蔣仁叔皆從之許氏名物鈔載金仁山說以言若螽斯絕句屬上文以不妒忌歸之后妃屬下文何氏古義朱氏通義皆從之承琪案序首句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是但以螽斯喻子孫之衆多因而推衍其意以爲不妒忌耳卽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亦不過因其羣處和集而卵育蕃多之故范氏補傳曰凡物之羣處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妒忌也諸儒

改讀序文皆可不必

張華女史箴曰比心螽斯則業爾類

此詩傳箋皆不言興正義引鄭志之文以此爲興朱傳則以爲比若以爲興則經文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以爲比則四句皆指螽斯爾者爾螽斯矣或謂詩上二句但言螽斯之羽詵詵而衆多以興后妃之不如忌而妾媵和耳未見子孫衆多之義何得下文便指后妃之子孫衆多乎當從集傳作比承琪案此說非也何氏古義謂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以比后妃也戴岷隱亦如此說今玩經文每上二句形容螽斯和集衆多之意已盡下二句自當從毛傳指人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所螽斯謂所如螽斯之多子耳詩

人因子孫衆多而歸其所自於后妃但曰宜爾子孫使人
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未嘗明言故序又以不妒忌申
之韓詩外傳引此詩亦曰賢母使子賢也傳箋以爲爾后
妃者其義諦矣嚴寶成讀詩質疑曰朱子於草木鳥獸之
屬多以爾汝稱之之子無裳之子指狐樂子之無家子指
莠楚匪女之爲美女指莠此以爾指蠡斯皆不可訓

蠡斯羽傳蠡斯蚣蝑也說文虫部蝗蠡也虫部蠡蝗也二
字相轉注蠡與蝗皆蟲之大名其類繁多區別之則各有
主名爾雅蠡醜奮而有阜蠡草蠡蜚蠡蟄蠡土蠡五名皆
蠡類也蠡又名蝗故左傳疏引李巡注爾雅五蠡云皆分

別蝗子異方之語蓋螽蝗古今語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春秋爲螽今謂之蝗是已爾雅又有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螽詩正義引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蠶螽兗州人謂之螽案螽與蟻通螽又蝗之大名故月令云百螽時起鄭注螽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竝爲害高誘注呂覽淮南竝云兗州人謂蝗爲螽是已總之經傳渾言螽及言百螽者皆蝗之通稱若析言之者則雖亦蝗類必各有主名爾雅五螽其三見於詩召南之草蟲阜螽毛傳竝依爾雅而於此螽斯及幽風之斯螽又兩引爾雅之蟋蟀以釋之方言說

文皆以蝻蝻爲春黍舍人爾雅注陸璣詩義疏竝同

太平御覽

引毛詩提綱亦同 陸疏又以春黍爲股鳴者與鄭注考工

此亦唐以前說 記云蝻蝻動股屬同故詩釋文正義皆以蝻斯卽七月之

斯蝻其義不可易矣嚴緝始爲異說謂蝻斯蝗也卽卑蝻

斯爲語助猶鹿斯鳴斯若七月之斯蝻乃爾雅之蜚蝻蝻

蝻別是一物以毛傳合一爲誤承琪案此說非也蝻蝻春

黍皆雙聲蝻與春斯與蝻亦雙聲

蝻音近鍾山海經鍾山穆天子傳作春山詩民

胥傲矣潛夫論 其又名斯蝻者方俗互名之如螻蛄

方言廣雅

卽虬蟻

郭注

今北方人又謂之蛸蚱耳詩中固多以斯爲語助者小弁正義謂劉孝標類苑鳥部立鳴斯之目誠誤而

亦不可以概論爾雅釋蟲有蟪蛄說文蛄斯墨也豈亦

以斯爲語助邪

或據太平御覽蟲部引七月蠹斯動股

又不然毛惟以

蠹斯斯蠹互異故兩引蟪蛄以釋之若皆

作蠹斯則七月下頂再傳矣如草蟲既有傳則於出車無傳是也御覽引七月亦作

蠹斯始誤倒不足爲據

詵詵款款傳皆云衆多也揖揖傳云會聚也此三者皆假

借字詵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𠄎今說文多部無𠄎字言

部詵致言也从言先先亦聲詩曰蠹斯羽詵詵兮或疑多

部脫𠄎字後人據今本毛詩於詵字下增入不知毛詩多

借字以詵詵爲衆多者謂詵爲𠄎之假借耳陸所見說文

自有𠄎字其引詩或據三家本不必定是毛詩作𠄎廣雅

云舜多也蓋亦用三家詩耳毛傳於皇皇者華駢駢征夫
云駢駢衆多之兒於桑柔姓姓其鹿云姓姓衆多也說文
姓衆生竝立之兒从二生詩曰姓姓其鹿毛傳以衆多釋
姓姓是爲本義孔疏謂姓卽詵字誤矣若駢字說文云馬
衆多兒駢本从馬引申爲凡物衆多毛詩駢駢征夫蓋用
其引申之義說文駢下不引詩焱部桑下云讀若詩曰莘
莘征夫國語晉語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皆引作莘莘征
夫李善注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兩引毛傳曰莘莘衆多也
王逸招魂注又引作僣僣征夫皆以同聲通借戴氏補注
蠡斯之詵與駢莘姓僣僣僣僣等字聲義相邇是也

至𦼮與翊𦼮二字音近玉篇𦼮胡萌切𦼮呼橫切廣雅翊
𦼮竝訓飛因飛而見其衆多故爾雅釋訓以𦼮𦼮爲衆齊
風雞鳴蟲飛𦼮𦼮疑亦翊𦼮字之通借也揖者輯之假借
說文輯車和輯也史記揖五瑞假揖爲輯揖揖者盍斯斂
羽羣集之兒

宜爾子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大雅抑子孫繩繩箋亦
訓爲戒慎下武繩其祖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
也是單言疊言皆有戒慎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
詩慎其祖武卽以訓詁字代之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
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又引應劭曰繩繩敬謹更正意也

毛詩後箋

卷一

三

應說較勝呂記嚴緝以子孫繩繩爲不絕其義淺矣

立爾子孫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何氏古義曰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爲靜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承琪案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竊疑此傳和集也郭所見本作和靜也蓋爭則擾和則靜必然之理何氏以安靜解蟄字不爲無據虞東學詩謂据蟄蟄言則爾字應如集傳指螽斯泥矣

桃夭

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朱子辨說謂自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故集傳主

美文王蔣氏悌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於后妃后妃之德莫盛於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爲失承琪案二南爲房中之樂而其體則風也故可專美后妃原不必定指大姒亦無嫌於美宮闈而遺朝廷況漢廣以下序亦未嘗不言文王之化若大明思齊諸詩雖言大姒意自歸美文王此則朝廷之雅體製各殊未可一槩而論

此詩三言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蓋與何彼穠矣同意集傳謂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通典載東哲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

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琪案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

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曰秋冬爲昏經無正文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毛鄭別自憑

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周官媒氏賈疏
歷引王肅馬昭張融孔晃諸儒之說賈意則以鄭用仲春
爲密通典載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王爲
優矣承琪案毛義原本荀卿王肅引韓詩傳亦曰古者霜
降逆女冰泮殺止是其源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
朞十二始朞合男女秋三朞今本亦作卯據惠氏禮說改正十二始朞合
男女案管子所謂秋始朞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逆
女也春始朞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
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
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

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
管荀皆先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皆與毛傳後先脗合
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
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荅云有
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
矣譬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檇喻行遇惡人熠燿
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此據通典與周禮
賈疏所引微異
昭又引禮元鳥至祀高禘則以爲此求男之象非嫁娶
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
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泰卦六五帝乙歸妹爻辰在卯爻

辰者鄭氏一家之說耳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考周官
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
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者自是霜降
之候正以禮昏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
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
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
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
不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

惠氏禮說云左傳襄
二十二年十二月鄭

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

有黃其實傳黃實貌段氏詩經小學曰黃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頒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黃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承珙案傳以黃爲實貌不止言其大并其繁茂之狀亦見釋木黃鵠郭注樹實繁茂菴藹此卽有黃之黃邵氏正義云說文黃爲雜香艸假借以爲木實錯雜之貌是也

左傳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自是以室家指夫婦而言毛傳於首章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次章云家室猶室家也此正如左傳所言以室家當夫婦謂其年時俱得故夫

婦和順耳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統言家中尊卑長幼之人與大學引詩義合鄭箋云家人猶室家是仍謂家卽夫人卽婦正義云易傳者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然箋說究不如傳至首章宜其室家次章宜其家室不過變文以叶句李解引王安石謂首章先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鑿

兔置

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閔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金仁山曰此事於兔置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計

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何氏古義曰詩專以武夫爲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輔之謂閔天樵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纒以免網文王救而得解則俚鄙無稽甚矣陳氏稽古編曰漢賈山云文王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免置之流乎歐陽本義謂序云賢才衆多爲詩說者泥於序文因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李氏樗譏其以辭害意承珙案序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亦不過極言其盛耳原非謂舉國皆賢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本二詩

呂覽連引之以明德萬人之效足見兔置之言多賢與文王篇之言多士正同序說未可非也

臧氏玉林曰鹽鐵論備胡以兔置爲刺詩承琪案鹽鐵論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此言當時之臣異于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爲國干城將不免爲兔置詩人之所刺非以兔置爲刺詩也

左傳

成十年

郤至荅楚子反兩引此詩似以公侯干城爲美

公侯腹心爲刺故歐陽氏疑所引別自有詩亦同此語不

知郤至謂諸侯貪冒略武夫以爲腹心而引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此斷章取義其下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此則免置之本義杜注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干城內制其腹心者得之毛傳於首章云干扞也三章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與左傳正合箋於公侯腹心云此置免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岳本作無案郤至因子反一矢相加遺之言故極陳享燕所以結好敵國不相侵犯之意左傳正義云以人心本貪縱之則害物美公侯能以武夫制己腹心自守扞難而已不害人也若如箋說則

正與卻至意相背況次章箋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而此又用以攻伐非自相矛盾乎故知毛義爲優肅肅兔置傳肅肅敬也歐陽本義謂布置楮杙何用施敬李氏樗以爲不然賢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金仁山曰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承琪案劉向曰肅肅兔置楮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焦氏易林坤之困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中論法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

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據此漢人說詩皆本毛義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蘇頌濱曰丁丁人所聞中達人所見中林聞見所不及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卽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磳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肉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以上諸說皆足以破歐陽之癥結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正義曰鄭惟干城爲異此謂毛讀干爲扞鄭則以干爲盾故云異其實毛云干扞也者用爾雅文以扞釋干其義爲扞衛其名自爲干盾故孫炎注爾雅卽以干楯自蔽扞釋之左傳

成十年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亦是以扞釋詩之干其

下引詩仍作干城

釋文云本亦作扞恐是後人所爲

又云公侯能爲民干

城自是以干與城皆所以衛民者毛訓干爲扞亦用左傳之義箋旣分干城爲二而其下文又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則是申毛非與毛異也惟小雅采芑師干之試傳云師衆干扞試用也箋云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則直以干爲扞字之借非同此詩訓干盾爲扞衛耳

芣苢

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文選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序曰芣苢傷夫有

惡疾也薛君章句以爲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列女傳云蔡人之妻宋人之女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摛之終于懷顧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范氏家相曰夫有惡疾妻不肖去列女傳猶爲近理若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羅氏願曰詳蔡人之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況遂賦其詩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承珙案此詩三家傳聞異辭總不如毛義之正大此毛學所以獨盛與

茅苴毛傳用爾雅茅苴馬舄馬舄車前一物三名釋文引
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茅苴則誤分茅苴車前爲二種文選
注引薛君章句曰茅苴澤瀉也則是因馬舄之名而混于
瀉蒿皆與雅義違異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
茅苴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竝
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正義引王基駁云王會
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獻非
周南婦人所宜采承琪案今山海經無茅苴之文周書王
會篇康民以桴苴亦未嘗明言其爲木今車前草所在多
有亦易識認郭注爾雅所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

及蘇頌本草圖經所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果年長及尺餘如鼠尾者形狀最悉諸家以爲木者皆因其實似李而誤說文艸部苳下苳苳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己聲周書所說段注云說文凡言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竄爾雅音義引作苳苳馬舄也可證其實如李韻會所引李作麥似近之竊謂古者殊方貢獻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苳苳無二不必致疑於許偁周書也

采采苳苳傳采采非一辭也卷耳傳云采采事采之也據卷耳正義謂傳訓采采不同者卷耳言勤事采菜尙不盈筐故云事采之苳苳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

一辭又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朱苴
亦然雖說異義則同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苴
苴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此疏釋傳意甚明
唐風采芾采芾箋云采芾采芾者言采芾之人衆多非一
也與此傳采采非一意同

薄言采之傳采取也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正義云首章
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詞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
諸家多疑初采不宜遽言藏故皆以有之爲始得承琪案
藏猶聚也嚴緝云采而聚之於地旣爲已有然後掇之將
之是猶以采采爲一人之事傳明云采者非一則或有始

毛詩後箋

卷一

吳

往而采取之者或有已采而聚藏之者合下章掇之將之
諸事總以形容采者衆多正義既云掇將事銖銖用別
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又以首章爲總其終始則仍是
一人之所爲其說非也或謂藏之義非其次據廣雅訓有
爲取則又與采之義複亦可不必

薄言將之傳將取也此三字連讀非訓將爲取猶言將將
取之也傳文簡渚耳詩詁云將以指歷取也戴氏補注曰
掇穗折之也將一手持其穗一手將取之承琪案傳訓掇
爲拾蓋掇是拾其子之既落者將是將其子之未落者陸
燧沈守正皆如此說陸堂詩學曰卽將之一語可證朱以

爲車前

薄言袼之傳袼執衽也薄言褱之傳扱衽曰褱陳氏禮書云鄭釋褳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袼衽或褱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承琪案說文衽衣袷也袷交衽也衽雖屬衣其實衣裳皆有之褳服傳衽二尺有二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謂殊衣裳者用布三尺五寸裁爲兩衽上廣下狹綴於衣之兩旁鄉下垂之掩裳際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深衣之服不殊裳衣用正幅裳之前後正處亦用布四幅

正裁爲八幅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上狹下廣綴於裳之兩旁玉藻云衽當旁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婦人之衣旣如深衣則裳之旁幅亦當如深衣有衽以合前後之交際此詩袼之類之蓋謂以裳貯物而或持其衽或扱其衽於帶耳儀禮注無衽之說自未可據

漢廣

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選七啟注引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琴賦注引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范氏拾遺曰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

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爲漢神悖矣承珙案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有鄭交甫漢皋遇二女妖服佩珠之說說文鬼部又引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然則漢神之說不獨出於薛君總之韓序云悅人者不過謂女子守禮之可悅耳以漢女爲漢神者或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卽非果如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也古籍不完難以遽生訾議

首章四不可字語意直截傳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是不獨女志貞潔而男之守禮無犯亦可知矣自鄭箋有犯禮而往女將不至之說而歐陽本義駁之謂文王之化豈獨

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不知鄭氏犯禮之言
祇是設辭謂非禮則不可求耳故下章箋云願致禮餼示
有意焉歐陽譏其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亦非是

不可休息陸德明云息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
意改爾孔穎達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
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
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
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朱傳始據韓詩外傳改作思陳
氏稽古編疑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具存陸孔所見本
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作思恐是後人以意改之承

琪案息當爲思之譌字陸孔意見不同孔說較勝於陸小
雅南有嘉魚烝然來思嘉賓式燕又思來讀釐又讀怡爲
韻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皆韻在辭上與
此文法正同段懋堂曰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
息則當有傳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
息也此止息專釋休字非關經作休息然諸
儒自以箋有止息之
語故不敢輒改耳

江之永矣傳永長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注引韓
詩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惠氏古義引齊侯鐙鐘銘云
萬年兼保其身又子子孫孫兼保用高謂兼乃古永字韓
詩從古文故作兼承琪案此說非是說文永水長也象水

毛詩後箋

卷一

吳

聖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兼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兼矣然則永兼明是二字說文兩引漢廣或是毛詩作永三家作兼師傳不同非是兼古於永文選引韓詩作漾者漾乃兼之譌耳陳長發謂韓詩作漾或齊魯詩作兼亦未必然

後二章鄭箋以刈楚刈蕀喻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下秣馬秣駒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語意本自賁詩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興如齊南山小雅車牽及綢繆之束薪幽風之伐柯皆是此言錯薪刈楚已從婚姻起興秣馬秣駒乃欲以親迎之禮行之昏

禮所謂壻御婦車御輪三周是也不曰御車而曰秣馬微

婉其辭故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

何氏古義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

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豈可以非禮干之乎

又疊漢廣四語者是申言非

禮決不可求以明必以禮往之意歐陽本義謂秣馬猶古

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嚴華谷云如此則敢請子佩已

有狎暱之想矣承琪案本義方駁箋說以不應女貞潔而

男獨有犯禮之心乃謂秣馬秣駒爲執鞭忻慕若非自欲

擇偶而但從旁效其殷勤則佻達之辭豈非犯禮之漸乎

歐陽說真自相牴牾矣

召南正義引鄭箴膏肓據士昏禮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

車又據宣五年左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謂自天子至大夫始有畱車反馬之禮承珙案東山云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則似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此箋云致禮餽者餽卽秣馬之芻禾猶聘禮餽賓有芻禾亦所以秣馬者正義泥於牲腥曰餽謂昏禮不見用牲惠氏詩說又謂納徵無用馬者皆誤會箋意

晉刈其蕒傳蕒草中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商蕒郭注以爲蕒蒿陸疏云葉長數寸高丈餘似於翹翹爲近然郭云江東用蕒魚陸疏亦云生食脆美其葉又可烝爲茹是卽大招所謂吳酸蕒蕒者今人尙以爲菜猶名蕒蒿未聞

有高丈餘者亦不可刈以爲薪郭陸所言爾雅之商蕒似非詩人所刈王氏稗疏曰蕒蒿水草生于州渚旣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荊並幹可薪者異管子曰蕒下于萑萑下于蕒則蕒爲萑蕒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承珙案埤雅亦引管子此文然與商蕒混而爲一不如此說於詩義較合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騊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騊段注云漢廣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此駒字釋文不爲音陳風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此駒字釋文作騊引

沈重云或作駒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小雅我馬維駒釋文云本亦作驕據陳風小雅則知周南本亦作驕也蓋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驕與駒義迥別三詩義皆當作驕而俗人多改作駒者以駒與萋株濡諏爲韻驕則非韻抑知驕其本字音在二部於四部爲合韻乎說文馬二歲曰駒詩駒字四見小雅老馬反爲駒乃用駒字本義駒未可駕車故南有喬木株林皇皇者華斷非用駒本義陸氏於三詩無定說彼此互異由不知古義也承琪案段說是也何休注公羊隱元年傳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此駒字

亦必驕字之譌蓋乘驕者通卿大夫士毛云大夫乘驕舉中以該上下此漢有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然則以庶人之女而言秣馬秣驕者殆昏禮攝盛抑託辭故不嫌歟

汝墳

序云汝墳道化行也此是誰原其本蓋由道化既行雖婦人女子亦明於君親之大義勤而不怨則其君子之盡瘁事國無遺父母憂者從可知矣詩中但陳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意而道化之行自在言外李迂仲曰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以此見

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正義云釋水汝爲墳又云汝有墳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墳汝所分之處傳箋不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應在墳汝之間墳大防釋邱文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爲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承琪案說文墳墓也漬水厓也墳籒也一曰大防也據此是常武之淮漬當作漬此汝墳當作墳作墳者假借字爾雅釋邱作墳亦借字詩疏引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此卽就借字釋之義亦可通

楚辭哀郢登大墳考以遠望亦作墳

工記注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胡國葬曰汝墳續漢志注引晉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案考工作舛者亦坊字之借郭璞引詩作汝濱者以濱與墳通用如大雅常武傳濱厓也而釋文正義引俱作墳是已董廣川乃謂汝墳字當作濱晉世詩本猶作濱是不知毛訓大防者宜以坊爲本字墳濱皆假借字也

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箋云怒思也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釋言怒飢也怒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會意又怒然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承珙案說文怒飢餓也从心叔聲一曰惠也詩曰怒如調飢

段云調各本作朝今依李仁甫

訂本據此是飢爲怒字本訓但許引詩在一曰惠也下怒之訓惠本方言惠與思義相近是許意略與鄭同釋文引韓詩作憊者說又憊惠兒讀與怒同一切經音義十六憊古文怒憊二形蓋怒爲古文憊爲後來孳生之字許於怒下引詩憊下不引者所謂僻詩毛氏皆古文也

傳調朝也此謂調爲朝之假借調周聲轉舟聲古周朝字通文選注引蒼頡篇曰啁調也又引字書曰啍亦啁也是其例釋文云調又作朝說文朝重也李迂仲引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也集傳因之承珙案說文朝雖訓重竝不引詩朝飢怒下引詩作朝者亦謂朝爲朝之假借耳文選

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韓與毛同易林云例如
旦飢亦用毛義重飢之說殆未可從

魴魚鰭尾傳魚勞則尾赤正義引左傳如魚鰭尾衡流而

方羊鄭氏

此鄭衆見左傳疏

云魚肥則尾赤服氏亦爲魚勞

左傳疏以

賈逵云魚勞是賈服說同

李氏集解引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

髮白嚴緝引張子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

此皆用魚勞之說惟爾雅翼云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

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

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鰭也此則通二說爲一然在詩

當祇取魚勞之意但如傳義足矣嚴緝又引呂氏曰鰭尾

毛詩後箋

卷一

晉

赤魴尾白李迂仲曰說文魴赤尾魚字林同晉安海物記曰橘魴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魴似橘此徒見有魴魚頰尾之文遂以爲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也承琪案說文魚部鰓鰓魚也从魚僂聲或从扁作鰓魴赤尾魚也从魚方聲籀文从旁作魴據郭注爾雅及山海經皆云魴卽鰓魚說文則二篆相次而不言是一魚是許意魴非卽今之鰓魚據籀文作魴今有一種小魚形微似鰓魚而尾頰俱赤者俗尙名爲魴魴魚許所指似是此魚魴下云赤尾魚也與鱗下云赤目魚也文同必皆得諸目驗豈果因詩有頰尾之文而遂妄爲附會哉本草綱目云一種

火燒鰻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鼈連尾黑質赤章此蓋卽海物記所云橘鼈魚者要於詩之言鰻尾者無涉也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此誼與箋說同又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曰不擇妻而娶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

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此又與韓詩說合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曰賴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雖與傳箋小異大旨則同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爲指文王而呂記朱傳因之范氏補傳曰岐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紂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謂勉之以正哉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闕雎之應也闕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末句皆信厚如麟趾六字微逗謂闕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耳之時對上衰世言之卽指化行之時衰世者自如易繫所言殷之末世以此見周南之化有移風易俗之應雖衰世公子皆有信厚如麟趾之時如麟趾三字屬上信厚非連下之時古人文法拙奧如此者甚多箋說乃以爲後世存闕雎之化有似麟應之時正義遂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拙矣程朱皆以之時二字

爲贊李迂仲又云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言之此亦贊解皆非善讀序文者

朱傳以首句麟字與文王后妃于嗟麟兮則指公子許白雲曰兩麟字說不同恐微有礙不如兩麟字皆指爲子姓公族嚴緝云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爲鳳兮也承琪案此說尤與傳箋合

麟之趾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正義云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爲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父按勘記云父當作義是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禮運疏引貌恭作名川

禮仁

禮運疏引作性仁按勘記據國本作體仁

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

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

君則當方來應

禮運疏以此爲熊氏申鄭義

是以駁異義云元之聞也

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

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

據禮運及左傳疏引異義以此

爲奉德侯陳欽說康成蓋本之

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

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

別說承珙案禮運疏引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

獸許慎謹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

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哀十四年左傳疏云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賈逵服虔穎容皆以爲然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據此諸說皆與毛同足明先儒相承歷有此義其來古矣

瑞應之說後儒固所不信然此云于嗟麟兮騶虞云于嗟乎騶虞反復詠歎在作詩者固必有取爾而二南適以此終篇則編詩者更非無意可知李安溪詩所云此詩言公子公孫宜在樛木螽斯之次而序以終篇故先儒以爲必

有郊藪之瑞焉爲此詩者因其應推其本以爲麟不在他
自其一家之中而麟之全體具矣作者道其實序者大其
事也